宋史翼

序

往者國子監行文各直省徵求書籍吾以家藏舊本一百五十種進

天子嘉焉有刊校古書潛心著述之

諭海內傳播以爲美談越數載余以例得重宴鹿鳴

疆吏上聞奉有覃心著述

恩旨先後十許年吾吳與一郡乃有兩家皆以著述蒙

朝廷嘉獎亦云幸矣然余呫畢陋儒章句末學平生於經子兩部粗有所得史部則涉獵殊淺集部則家

無藏書雖欲覃心其道無繇君則自爲諸生時藏庋已萬餘卷矣及宦成而歸所藏之書遂爲兩浙冠君潛心其中日以著述爲事嘗於

本朝欽定全唐文外網羅放失成全唐文拾遺八十卷續拾十六卷余讀之已望洋向若而歎矣今哲嗣純伯觀察又出君遺書宋史翼四十卷見示則較全唐文拾遺用力尤勤而其功亦愈大考宋史卷帙最繁而遺漏仍復不少尤可異者張昷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徧檢宋史竟無張泌傳疑當時或實已具稿而傳寫時失之也君所補列傳多至十七卷得百

三十餘人其中多有昭昭在人耳目而宋史顧無傳非君蒐補無乃闕如歟宋史循吏傳寥寥十二人而程師孟已見列傳則實止十一人君所補五卷凡一百二十八人何其多也方技傳亦倍於原書然如徐神翁之類仍不羼入亦見其採擇之精矣其有儒林傳而無道學傳自有微意有隱逸傳而又有遺獻傳使王炎午鄭思肖之徒皆炳然史策表彰風義尤深遠矣惟錫朴實佐太祖開基宋史無傳而茲亦闕焉殆以其已見遼史歟余謂是書也以微顯闡幽之意爲徵文考獻之資非徒如唐文拾遺掇拾一字一句

於負朽蠹斷之中而已余於唐文拾遺已爲之序則於此書其又奚辭昔厲樊榭徵君著遼史拾遺二十四卷

四庫著錄焉君此書踵之而作而精博過之惜王文懿後無請開

四庫館者不得與厲書同備天祿之藏是則余所撫書三歎也

光緒丙午四月曲園俞樾

宋史翼序

元托克托修宋史成書四百九十六卷繁蕪之譏史家引爲大恥錢竹汀先生標其四弊一曰南渡諸傳不備二曰一人重複列傳三曰編次前後失實四曰褒貶不可信故其時周以立欲改修而未能其孫敘嘗思纘成先志明正統閒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就而卒嘉靖中廷議更修以嚴嵩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他如柯維騏宋史新編王惟儉宋史記王洙宋史質其書主意曰刪曰訂皆恨本書之繁蕪而思薙治之未嘗病本書之疏漏而轉補苴之也吾

友陸存齋先生淹雅閎通史才獨擅初擬改編宋史
積蘖至四五尺後慮卷帙重大而精力漸衰乃先刺
取各書積錄應補之傳至七百八十一人附傳六十
四人成四十卷改名宋史翼其中名臣如孔延之徐
彥若喻汝礪袁説友循吏如侍其瑋韓正彥桂萬榮
儒林如宋咸阮逸董鼎游九言文苑如二洪二崔姜
夔高似孫劉過忠義如丁黼鮑廉方技如孫兆唐愼
微李廷珪李成王詵姦臣如呂升卿廖瑩中皆彰彰
在人耳目何轉棄之如遺當時秉筆諸臣如前代列
國違官降宋無事可紀至盈數卷碑傳原文率爾錄

入無類敘之才無考訂之學繁蕪者自繁蕪瑣歷者自疎陋先生之補宋史固其宜矣搜采之博淺識者共知之翦裁之功非深研者不知也事增文省亦何讓新唐書乎此與先生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元祐黨人傳十卷皆天水氏一朝掌故之淵藪也昔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其書不傳邵氏二雲南都事略其儒學文苑一目載入潛研養新錄而宋史以外止增劉克莊一人卽令全書尚存亦未必過於此書然則是編也卽與宋史並列學官亦復何媿固非若錢文子補兵志及熊方之補年表所可同日語矣

光緒丙午午月朔江陰繆荃孫序

宋史翼總目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按察使銜廣東南韶連兵備道福建督糧道署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 臣陸心源輯

宋史翼卷三

列傳第三

宋史翼卷四

列傳第四

列傳第七

宋史翼卷八

列傳第八

宋史翼卷十四

列傳第十四

宋史翼卷十五

列傳第十五

宋史翼卷十六

列傳第十六

宋史翼卷十七

列傳第十七

方逢辰　鄭起　方岳

盧鉞　家大酉　洪天驥

趙順孫　趙必瑑　丁黼

宋史翼卷十八

列傳第十八

循吏一

胡令儀　西門成允　蔡黃裳

陳耿　王益　王絲

宋史翼卷十九

列傳第十九

循吏二

宋史翼卷二十

列傳第二十

循吏三

宋史翼卷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循吏四

黄齊　李守柔　樊光遠

方翥　張敔頤　張維

何耕　趙善佐　宇文師獻

鄧深　沈度　家炎

趙善侍　楊方　方崧卿

俞亨宗　朱晞顔　陳琦

黄洧　蒲堯仁　張爽

李訦　宋煜孫翊　傅大聲

宋史翼卷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循吏五

郭份　黃犖　李大訓

吳炎　曾噩　汪大定

桂萬榮　李元龍　張方

廉溧子弇　羅博文　陶崇

張汝明　曾治鳳　吳懿德

楊長孺　宋慈　李義山

宋史翼卷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儒林一

宋史翼卷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儒林二

宋史翼卷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儒林三

宋史翼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文苑一

齊唐　邵餗　强至

韋驤　韋友直　晁仲衍

楊景略　鄧忠臣　華鎮

謝逸弟薖　何去非　黃裳

李彭　馮正符　王令

袁百之　馬存　林虙

商倚　曾紆　黃策

王鞏

宋史翼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文苑二

宋史翼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文苑三

宋史翼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文苑四

宋史翼卷三十

列傳第三十

忠義一

夏承　袁植　王賚
史徽　劉滂　余光庭
熊安上　鄭桥　林子立
羅復　鄭中立　翁開
詹友端　黃璘　包汝諧
曹夬　董公健　江汝度
葉鎮　詹良臣　毛棠
張理　周承己 婁潮 潘守眞　王行之
鮑琢　程全　盧榕 子沂
陳自仁　張撝　葉顗

李　琪　　林師益　　呂由誠
危翁一　　魏孝友　　晏　溥
翁延慶　　劉　僅　　蔡　楙
王　寵　　陳士尹　　盧以中
陳　迪　　於　琳　　閻　勍
王相如　　焉安國　　程端中
王佐才　　豐　治　　上官梧
盛修己　　沈　攸　　方致堯
陳　德　　李　喆

宋史翼卷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忠義二

戴衍　黃從龍　王逖
曹孝先　徐千能　黃復
廖居仕　姚望之　吳從龍
劉純　朱浚　顏公衮
高談　張慭　卓得慶
吳駿發　徐斌　徐梅龜
徐夢發　劉仕龍　鮑廉
曾如驥　陳夢立　吳淇德
樓斌　程洙　徐宗仁
趙良坦　楊夢斗　陳壽孫

宋史翼卷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忠義三

張履翁　顧斯理　吳　觀　陳非熊　方　洪

王小觀　鮑叔廉　唐元章

毛附鳳　張　炎　夏　椅

陳　瓚　熊　飛　傅　高

劉伯文　孫　璹　馬南寶

胡敬方　黃　介　謝徵明

陳　瑶　羅開禮　錢澗龍

吳希奭　胡文可　周來奕

廖明哲　趙必煜　趙必[illegible]

陳尉德　蔡振先　趙與珞

宋史翼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孝義

李　猷　　樓　蘊　　唐　傑
趙善應　　戴　松弟檜　　李仲發
翁蒙之　　楊文修　　張宗孚
龍震翁　　喻南强　　王公衮
黄國華
宋史翼卷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遺獻一
朱元昇　　許月卿　　胡三省
唐　鈺　　宗　望從弟隨亨　元亨　元彪　蒙亨附

宋史翼卷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遺獻二

宋史翼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隱逸

楊適　杜醕　王致
王伯起　孔旻　魏閑
王鴻　崔唐臣　管師復
鍾棐　崔閑　黎子雲
廖遂明　王公輔　買收
張維　蔣湋　陳輔
馮貫道　褚承亮　饒子儀
吳沆　李迥　張志行
趙占龜　林家　楊無咎
程先　程鼎　龔明之

曾季貍　劉迂　陸維之

胡仔　方勺　彭興宗

傅子雲　黎道華　滕宬

林憲　汪莘　孫維信

林大有　李鼐　方暹

危固　許棐　常訹孫

常棠　陸能仁　陸正

宋史翼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方技一

宋史翼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方技二

宋史翼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宦者

賈祥　梁惟簡　張士良

裴彥臣　蔡克明

宋史翼卷四十

列傳第四十

姦臣

林特子縡 洙　林顔　呂升卿弟温清 和卿

練亨甫　錢遹　林自

方天若　蔡碩　蔡懋

蔡偉　蔡絛　蔡崈

黃唐傳　章傑　吳幵

宋史翼總目終

宋史翼卷一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布政使銜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署福建鹽法道兼署鹽運使司篆歸安陸心源輯

列傳第一

張沔字楚望福建浦城人自祖靄而上皆仕南唐沔八歲而孤稍長發先世家書讀之刻厲不少懈同里楊億以文章名一世沔外姻也因從億遊億甚重之

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甲科試校書郎累遷太常博士通判溫州賜緋衣金魚章皇后稱制沔上書劾樞密使張耆驕僭亂法請出耆補外事雖不行士論壯之宰相李迪薦其才除侍御史沔居臺數月呂夷簡復入相因論故事三院由中丞薦不當以執政用仁宗然其言出沔知信州沔雖由此去然端亮清操無愧清議云尋移福州歲餘召還歷工部郎中入權鹽鐵判官假諫議大夫使契丹還言敵情驕慢疑有非常當救邊備既而契丹果以兵臨境求關南地沔所策慶歷二年加直史館知陝州明年轉刑部郎中

先是元昊寇定川砦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戰歿
朝議慮關中兵少不足守詔中使往峭滬閒遮四路
歸師還補其闕士卒久出塞欲歸聞命大譁將爲變
中使馳入陜以詔書屬沔而去沔單騎出郊矯詔諭
之云賊已出境有詔命諸軍趣還營衆見沔之易也
帖然就道范仲淹經略陜西梁適奉使延州皆奏沔
權宜合變當厚其賞不報徙河北轉運使保州軍變
諸將兵會城下幾十餘萬爭欲攻城沔曰兵驕作亂
罪不及百姓遂至東關門呼首惡者諭以禍福衆告
投兵仗再拜曰公活我願見詔書面縛何餘定州路

安撫田況遣李昭亮受降卒全一州者沔本謀也猶
以事不先覺貶秩知汝州富弼宣撫河北封敕不下
曰沔有功當賞奈何奪其位請於朝仁宗以同官例
皆貶不許尋移知衛州會習妖術人李教獄發沔坐
前爲轉運使失覺察落職降爲都官員外郎監宣州
稅尋除工部郎中知廣德軍遷江南東路轉運使召
還判三司戶部勾院未幾自請知明州有詔視三路
轉運使上章告老詔以少子謙爲州從事以便侍養
嘉祐五年卒年七十有八子三諷最知名說太常博
士三郎誨也 劉公是集參八閩通志

諷字隱直寶元二年西方用兵諷以布衣進啟攻十篇復陳邊要數萬言並上書二府論古今兵事成敗時雖不用公卿翕然以爲材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慶歷初魚周詢拜御史中丞薦爲主簿諷在臺中乃屬官而御史陳旭唐介等皆以友禮待之介之論張堯佐也夜召諷決之諷曰足下當言責尙何疑爲其直諒多類此秩滿改大理評事范仲淹徙知青州辟爲判官比仲淹病且劇一以府事委諷旣歸京師以父老求東南官除安慶懷寧令數月獄訟衰息遷殿中丞通判湖州未幾能歸治平三年召入朝諷家居至

是十年矣神宗即位遷虞部員外郎時唐介自太原府還爲三司使請以諷權領戶部判官從之戶部諸道上供金帛歲負二十餘萬內帑無所致質有旨命諷覆較諷建言轉運使以經制爲職請立殿最中間不滿歲而去者以數告所代詔頒爲法計三年所入最得一百三十萬諷又督發山陝所負入便錢至五十萬大計賴焉於是正除戶部判官在三司凡七年遷司勳員外郎出知越州改明州時方病鹽法自昌國縣置發引鋪公私混淆諷至除引鋪使民市於官不爲定格約入緡錢三百八十萬等移成都路提點

刑獄自熙寧以前第五等戶不預新法起乃出免役
錢諷謂朝廷立法本以寛民今賦困窮之民非上意
奏免十二萬戶蜀民大悅會茂州蠻叛諷與轉運使
俞充分兵防備且移書帥府請詭與約和以緩其來
已而王師至蠻不侵軼者諷之力也先時蜀使者多
循故事不閱兵仗諷初至將閱之衆以爲恐生民心
諷曰吾職事也遂發視器甲鈍敝過半諷咸令修完
並檄支郡舉新之至是軍與卒獲其用自蠻叛役諷
往來七月無旦夕休還至永康感疾而卒諷天性渾
厚喜慍不形與人交辭色温温及臨事則不茍在三

司時新進多假途以致要津而諷坦然不以爲意也

沈遼雲巢編參范文正集
胡文恭集八閩通志

刁約字景純丹徒人少有盛名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爲諸王宮教授時南班之制未立宗子非遇殊恩無遷官法景祐中宗室欲緣大禮推恩命約草表丞相王曾愛其文詞遂得旨有南班之授宗室酬以千緡謝辭不受寶元中入爲館閣校勘慶歷初與歐陽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並爲集賢校理管當三館秘閣四年坐蘇舜欽進奏院祠神飲酒事出通判海州奉親以行作戲綵亭邦人榮之李清臣賦詩

所謂傳留綵服朱延客已作金章白髮翁蓋以屬約
皇祐中仍以校理權吏部南曹尋爲開封府推官至
和中溫成皇后上仙約以厚葬爲非未疏奏爲內臣
所白出提點京西刑獄時知太常禮院校理吳充鞠
眞卿皆以議溫成事黜時論然之太常丞直集賢院
馮京上言三人者不當去亦坐落同修起居注嘉祐
初使北歸塗戲用契丹疋裂貔貍等爲詩雖一時諧
謔亦爲當世傳誦還判度支院假太常少卿直史館
四年出爲兩浙運使還判三司鹽鐵院出提點梓州
路刑獄八年再判鹽鐵院還戶部治平中出知揚州

移宣州熙寧初判太常寺 議講讀官當賜坐與呂公著等合從雖不行識者是之約性殷勤篤至急人之急甚於己私在京師賓客無貴賤少長有謁必報日不足繼之以夜故館中頗有走馬多譏之誚而約資未嘗一登權要之門故同時輩流躐進驟遷而約淹四十年周旋館學天下士皆稱之曰刁學士前後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王存蘇軾皆愛敬之其告老而歸存以詩送之比其死也軾哭之以詩安石祭之以文約家世簪纓故所居頗有園池之勝至約更葺為一園曰藏春塢塢西臨流為屋曰邀老堂

又西有山阜植松其上曰萬松崗凡當代名流皆有詩從容里閈年八十餘元豐五六年間卒兄繹擢天聖二年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歷仕楚蜀最後通判揚州卒王安石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有祭文弟紓字公綽郎約出使北回寄南徐二弟詩中所謂族推公綽最溫良者紡字經臣以父蔭入官由戶掾歷佐幕府范仲淹歐陽修皆有贈送之詩 京口耆舊傳

畢從古字幾道濰陽人祖士安宋史有傳從古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為少年進取景祐元年以父蔭監南京糧料院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

淮浙過泗州與語大悅數從容與計事簽書婺州判官調長葛令遷兗州通判侍讀學士知兗州劉湜者雅知之先是從古在婺州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以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爲殺人者獄成從古從太守戚舜元問狀皆是從古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類疑之因謂太守請移其獄鞫治太守艮久許之獄既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舜元且慙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簽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湜嘗聞令兒事及得從古爲通判大喜兗獄非從古聽之不決決

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每與湜論湜言其律從古言其情無不合湜歎曰嗟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以三司使田況薦提點淮南十三山場明年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貨日以腐刑日以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起爲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五六輩謂曰歲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羣取人之粟其如法何

爾不得生矣卽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
不聽會穎上亦大饑民亦攘其粟縣令雷詳議曰歲
饑取粟姑以免死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殆不可
禁其後太守李顧反用法日誅數人盜終不止而壽
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爲盜繫獄者其初止
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于是壽陽諸官
吏始以從古用意爲然從古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
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知之者惟杜衍范仲淹包拯
田況劉湜五人未嘗有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從
古亦無意用世畢氏自士安以來絕不爲生產計仕

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爲憂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祇速其敗爾平生好爲詩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嘉祐四年卒年五十有八西臺集畢公行狀

王尚恭字安之父曙宋史有傳尚恭少力學與弟尚喆偕游庠序喜親賢士大夫景祐元年與弟同登進士調慶成軍判官知解縣上書言宜選將帥而委以不疑責大功赦小過以激其忠義節寺觀土木之費損大臣郊祀之賞以寬國用精擇守令以厚風化之本久任外計使究財貨之原取士推大公而簡防禁

察吏先才行而後常流委長吏撤冗員以省事減巡
檢增弓手以禁盜改著作佐郎知陝州芮城縣孫沔
經略環慶辟掌機宜深相任信慶歷八年夏賊元昊
爲子甯令哥所弒國人誅之立其幼子諒祚而來告
哀謂沔曰元昊負恩屢挫官軍忠臣義士痛心頓足
未能擒戮今父子相殘而立其幼殆天亡賊也請勿
賜王爵止授以節帥之名擇其彊臣寵以高官使分
其權復以厚賞招致近邊豪酋漸收其用以壯吾藩
籬則西陲可久安不然後難制也沔奇其言奏上之
時天下稱沔爲良帥尙恭有助焉移知開封府陽武

縣時包拯爲尹愛其才邑人有訟事於府者拯曰旣經王宰決矣何用復訴自著作佐郎九遷太常少卿遂得謝事所居雖庳儉而掃灑淸潔疎竹幽花列植前後與富鄭文彥博司馬光等十二人爲耆英會圖像賦詩尙恭居第四手書其詩于石卒年七十有八

范忠宣集王公墓誌

孫抗字和叔黟縣人其先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抗少孤力學寄食浮居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數年具衆經遂博極羣書爲文操筆數百千言始同學究出身歷官後登進士甲科知潯州

當是時州人未趨學抗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親據
案講說勸誘以文藝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
日多以選通判耀州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
以爲直抗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抗所爭
爲是用其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監察御史裏行奏
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
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衞士不及整而歸以
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抗奏疏即是夜有詔
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抗按撫奏事不合因自劾乃
知復州從稍遷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

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抗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抗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勢方焰上遣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方時搶攘抗驅散亡吏民轉芻米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修械士卒得飽而屬州得全以有功勞還司封初抗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其策卒年五十六官至工部郎中抗爲州務整齊大體闊略細故與賓客談說絃歌飲酒往往終日而罷聽用僚屬能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

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自少爲文以類集之爲百卷
子五適邈迪适遘適從王荆公遊年十四議論著詩
已驚人登第後終永州軍事推官遴嘗爲縣令荆公
亦稱其好學能文自迪以下及孫略皆登進士第新安
志

孔延之字長源新淦人孔子四十六世孫慶歷進士
幼孤深自感勵晝耕讀書隴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
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
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策畫多出延之書奏謀議皆
其屬草後知封州即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

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延之
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毋
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于民歲至六百萬
石程督與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延之計
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于民
初儂智高平摧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
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延之使復其故欽廉雷三
州蜑戶以采珠爲富人所役屬奪使自爲業者六百
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爲市須負重三
千人延之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濱海守方偘

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延之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讙呼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罷鼎州六寨歲戍士丁千餘人召爲開封府判官出知越州緝有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終知潤州熙甯七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一著有文集二十卷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有三子曰文仲武仲平仲同讀書于郡齋俱好學成名後人榜其齋曰桂堂元豐類稿

吳師孟字醇翁成都人第進士累官鳳州別駕王安石當國與師孟同年生也擢爲梓州路提舉常平師

孟疏言新法不便罷師孟故官後知蜀州又論於

法害民遂謝事去蘇軾常云吳師孟乞免提舉如逃

垢穢送周朝議詩所謂矯矯六君子者師孟其一也氏族譜

周表權字思道四川新繁人慶歷六年進士累官知

漢州初李稷使蜀榷茶爲蜀害表權與稷論異爲稷

誣奏罷去元祐元年再起知漢州改名表臣蘇軾有

送周朝議知漢州詩云茶爲西南病民俗記二李何

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氏族譜參施註蘇詩

周尹字正孺四川新繁人慶曆六年進士嘗知利州
熙寧末累官屯田郎中九年兼侍御史奏言臣聞錢
幣之用古者或謂之泉欲其流行而無滯或謂之布
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見
盜鑄鐵錢不少市肆買賣交易多不肯行用官司雖
有支出卻不收納上下疑惑軍民愁怨問其本末蓋
是錢法用當二鐵錢易得而民間盜鑄者費少利倍
所以抵冒嚴刑不可止絕濫錢日以滋多昨三司指
揮更不行用轉運司改鑄臣竊惜官中見成數百萬
貫錢頓爲棄物若改鑄仍作折二民間盜鑄定亦不

可止絕望自今後只作一錢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而農商交易獲泉貨流通之利比之改鑄勞而又費其利害灼然可見通鑑長編二百七十六又言河北轉運判官李稷苛刻佻薄父死不葬務爲氣勢凌蔑韓琦時九年八月二日也十月五日又言十年正月十二日二月朔又言稷改軍器監丞長編二百七十九又言天下諸路役法令民出錢官募人充役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歲留寬剩錢過多蓋不能推原朝廷之意承望提舉司風旨廣令民間出錢又有提舉司希求

勞績或官使士庶妄陳利害減省役人除免役錢而民閒所出一切如舊致寬剩數漸倍多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非特如此而已又州縣以役人日減公事日繁雖迫以嚴刑猶不能辦役人倉法太重募錢太輕無以自養不願就役上下失所公私其患乞令諸路州縣依先降免役條募耆戶長及有不當過減役人並限定人數令逐月募錢有備外其寬剩止留一分上毋厚斂下得樂輸又言成都路戶口蕃息產鹽少食常不足梓夔等路產鹽多而食有餘自來不禁販易官私兩利聞昨成都府路轉運司

以相度賣陵井鹽場遂止絶東川路鹽及閉本路卓
筒井因閉井而失業者衆蓋欲鹽價增長令民願買
陵井鹽場又因言利之臣奏請募人運解鹽入蜀自
陜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險不能積運致成都路鹽㮶
貴斤爲錢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鹽一斤而東川
路鹽斤止七十境上小民持入西路即爲禁地輒冒
重刑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販易驅人冒法
如設陷穽嗷嗷衆口赴告無所臣欲乞放東川路鹽
依舊轉運司不得止絶詔三司速相度以聞熙河路
果莊爲寇李憲以內侍省押班往秦鳳熙河路計議

措置邊事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尹與蔡承禧鄧潤甫奏言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勗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爲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勗爲招討使雖有擒滅寇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

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故也憲宗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搢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

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沿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之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待罪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又言自開元以來使中人爲將亦或成成功然其患常在於後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豫料然以往事鑒之其必有

害況陛下所行皆將爲法於萬世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藝祖朝中人官不過副使至于今日未嘗有專爲將帥軍前將校皆受其約束者乞早賜罷又言陛下旣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嚮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以不戒也而臣等區區誠知過計然反覆思念自古未嘗有以兵寄閹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之事屬於憲後

以爲例則兵權必歸焉故臣等以爲杲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成功其禍大昔漢唐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分析爲八九世方乏之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欃槍擾攘之中所以安甯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杲莊狗盜鼠竊非可畏之與國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解功臣之體以兆後世之患哉二百七十九尹有母在成都上以兩川豐稔遣尹乘驛齎御香往峩眉山白水寺因奉使迎侍二百八十奏言提舉賣鹽張景温擅增鹽價禁買蠶鹽苛細害民二百八十一又上言成都府

路置場榷買諸州茶盡以入官最爲公私之害初李
杞倡行敝法奪民利未甚多故爲患稍淺及劉佐攘
代其任增息錢至倍無他方術惟割剝于下而人不
聊生矣大抵在蜀則園戶所苦壓其斤兩支錢侵其
價直在熙秦州則官價太高而民間犯法不可禁止
又搬運不逮糜費步乘堆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
左同于糞壤兼所至不通客旅惟資無賴小民結連
羣黨持仗私販虧失征稅茶司認虛額又侵盜相繼
刑罰日滋致數千里之害可爲深慮臣頃在京師傳
聞其事旣未詳盡安敢輕議今受命入蜀所至體問

乃知買茶爲害甚鉅有知彭州呂陶知蜀州吳師孟等論奏可以參驗往者杞佐繼陳苛法郎信用其言曾不略加參考今議者條其刓蠹悉皆明白未郎采聽何勇於興利而怯於除害乎臣願敕有司速究榷茶之弊循徇衆論寬西南之慮又日竊詳朝廷之意未欲遽罷茶禁者必以熙河路買馬年計茶最爲急今官茶所在州縣堆積甚多足支數年買馬望速罷榷茶之法以安遠方還至陝命提點河北刑獄二百八十四參氏族譜後知眉州丁母憂喪除人爲主客郎中遷考功兼權吏部元祐四年知梓州氏族譜參長編呂大防與領

實錄見尹熙甯中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五年除直秘閣再任東坡集長編四百四十九
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祖夷簡考公綽宋史有傳慶歷六年獻所爲文二十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登聞鼓院通判揚州揚州大姓湯氏訟閱十二年不決部刺史檄責州將患之希道曰世豈有不可窮竟事實耶請不問湯先治吏果得情鞫吏受財數百千黜吏止訟知解州始州人不知向學希道毀淫祠及寺無舊額者百餘處取其材廣學宮士得居處講習郎學爲立生祠知和州州郡境有麻湖瀕江二十里環湖

田數千頃無畜泄之備雨久則田皆陷澤中宜一方
患希道疏河通江介湖中爲溝港雨暴注則瀉諸江
因溝港通運舟達城中數千頃皆爲良田歲收三百
餘萬斛神宗方講修馬政任河南監牧使建議川茶
色帛蕃部資以爲急用邛蜀茶歲出不勝計積久賤
即棄之內帑縑帛新壓故不時泄且壞請以西川上
供銀易茶帛漬損者變緋絳轉致塞下以易蕃馬詔
即行之併廢原武淇水兩監歲省錢二萬緡民田牧
地四千五百餘頃得租六萬斛以助買馬而言者以
冗占牧地民兵請廢監希道言兵馬錢穀國之要務

兵闕可招錢穀可斂馬政不可旦夕得唐初因隋馬三千匹命張萬歲領牧事麟德中孳數至七萬六千置八使領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爲狹隘國馬之盛獨稱有唐而緩急有備今兩監牧地止二萬頃比唐十不及一臣承乏領使國馬大事不敢避萬死盡言書上建議者慚沮不敢辨乃捃希道以報孳息不實卒廢監還朝爲開封府推官廨火延燒比屋坐左遷監南京糧料院數月遷知滁州又知汝州權發遣三司都勾院除知澶州河朔保甲白晝持梃公爲盜數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因緣枉法掠聚貨賄

監司隱忍不敢詰希道一日發其贓狀僚屬皆惶恐希道即獨奏其事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至濟取保甲囚盡釋之希道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窮治取其首領於劫掠處斬之餘皆配隸濟人感泣朝廷亦命他路監司審其獄皆貰重貶德哲宗即位除知湖州吳興六邑出役錢七萬七百餘緡而募直至四萬二千其餘爲羨首請蠲除書上與詳定所議合即施行之徙知亳州入爲少府監元祐六年卒年六十七范太史集

呂希績字紀常公著次子元豐七年以校書郎充伴

送遼國賀正旦使八年爲吏部員外郎秘書少監元
祐二年改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六年公著喪滿以左
朝散大夫除都官員外郎元符二年坐父公著毀黷
先烈變亂法度降授朝請郎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
隨州居住希績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
溫與之遊甚厚崇寧二年入元祐黨籍長編參紀事本末聞見近
錄

宋史翼卷一終

男樹藩校字